



BURY IT DEEP

SAM REAVES

黑幕

(美) 山姆·雷弗斯 著

刘荣强 张玲玲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TRY IT
DEEP
SAM REAVES

(美) 山姆·雷弗斯 著
刘荣强 张玲玲 译

黑幕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幕/(美)雷弗斯(Reaves, S.)著;刘荣强,张玲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4
ISBN 7-80611-995-7

I. 黑… II. ①雷… ②刘… 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022 号

黑 幕

著 者:(美)山姆·雷弗斯(Reaves, S.)

译 者:刘荣强 张玲玲

责任编辑:贾 伟 李艳明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超 然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印 刷:深泽县印刷厂(深泽县建设街23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5 千字

印 张:10.875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1-995-7/I·894

定 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莫兰德歪打着领带，头发乱蓬蓬的，一边轻轻吹口哨一边爬上了楼梯。他气喘吁吁地站在家门口，从紧绷绷的裤兜里使劲儿往外掏钥匙。沉甸甸的钥匙掉在门前的垫子上，顿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疲倦而恼怒的神情。

他弯腰去拾钥匙，心里直想骂娘，可现在他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找到房间钥匙，把钥匙插进锁眼，门开了。屋子里一片漆黑，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可能是从没有清理的猫舍中发出的臭味。他随手关上门，伸手去摸开关。头顶那盏老式球形磨砂灯亮了。微弱的灯光照着狭窄的门厅。门厅中的衣钩上挂满了大衣，地板上到处都是鞋子。

“亲爱的，我回来了。”他一边轻声嘟囔着，一边走进黑暗的起居室。他轻轻歪坐在沙发角上，然后弯腰去摸灯柱上的开

关。开关又没放在该放的地方他烦得咕哝了两声。终于他找到了开关，小起居室的灯亮了。房间里正冲窗子摆着一张笨重的老式长沙发和几把搭着毯子的扶手椅。窗户上没挂窗帘，他能从窗玻璃上模模糊糊地看到自己肥胖的身影。

他赶快拉上窗帘挡住自己的影子。他那稀疏的头发从闪闪发光的头顶上竖了起来，似乎在提醒别人注意他的头发有多少。他的将军肚在腰带上面鼓了出来，把粗花呢茄克撑得紧绷绷的。拉上窗帘后，他挣扎着脱下了茄克，然后往后退了几步，叹着气倒在了长沙发上。

他扯了一下领带，但却没有解下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环顾着房间。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脑袋更麻木了。硬木地板上散放着一些杂志，到处都是用过的咖啡杯。扶手椅上的布被猫爪子抓破了，里面的填充物露了出来。他闭上了眼睛。

黑
幕

电话铃响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弯腰把电话听筒从叉簧上拽过来，但他没抓牢，差一点把电话摔到地板上。他费力地将听筒放到耳朵上打了声招呼：“喂。”

“你觉得怎么样？”一个男人在电话里慢条斯理地说道。

“啊？什么怎么样？”莫兰德用一只手扶着椅垫坐直了身子。

“你还没去过厨房吧？”打电话的人愉快地轻声问道。

莫兰德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努力想搞清楚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以为对方会把电话挂断，但电话还在嘟嘟地响着。“好吧，去看看吧。我等着。”电话里又传来那个男人的声音。

莫兰德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就闭上了。他把听筒放在椅垫上，费力地站起身来。他小心翼翼地绕过沙发，穿过一个短短的过道，然后在厨房的门口停了下来，伸手进去开灯。他并没有感到惊慌，只是有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只长着灰黑条纹的猫就被一只钎子挂在他眼睛一般高的地方，由于重力的作用它的尸体被拉长了。它的后腿和尾巴在空中悬垂着，前爪向前伸着，好像要抓什么东西。那只钎子顶部的一圈正好齐着猫的胸口，其余的部分被插进了厨房的门里，由于插的力气太大而稍微有点弯曲。猫的眼睛虽然圆睁着，但却显得呆滞无神，张开的嘴里露出了一丝血迹。它的身子已经僵硬了。

莫兰德大步回到起居室，拿起听筒问道：“你到底是誰？”

“觉得怎么样？”那个男人说道，“我把这叫做烤猫肉串。”

“你是谁？”

“我就是要像对付那只猫一样对付你的人。”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很平板，“如果你不离那些跟你毫不相关的事情远点的话。”

“什么……”

“好奇心是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的，知道吗？”

莫兰德强打精神答道：“我是记者，我……”

“我知道你是记者。有些事你还是别报道的好。”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再问你一句。”

“什么？”

“你有多少那样的钎子？”

“什么?”

“你知道一套轩子有多少只吗?”

“天哪，我……”

“也许你该去数数。也许会丢一个的。”听筒里突然传来喀嗒一声挂断电话的声音，莫兰德呆呆地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他挂上了电话，慢慢地回到厨房。他微微喘息着站在过道里看着那只猫。过了一会儿他使劲闭上了眼睛，揉了揉额头，然后就走开了。他回到卧室，心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他的幻觉，也许明天早上那只猫就不在那里了吧。

近处的湖面上堆着很多冰块，远方有一片开阔的水域。天空是那种苍白的蓝色。风虽很凉但刮得并不猛，只是断断续续地掠过湖面，然后就消失了。库珀和戴安娜踩着铺满积雪的沙滩往南边艰难地走着。冬日的阳光反射在雪地上，刺目的光线晃着他们的眼睛。

黑
幕

戴安娜打破沉默说道：“我不想有天晚上打开电视看到警察正在你的出租车里收集指纹，而椅子上到处都是鲜血。每次我听说出租车司机被枪杀的事件，我的心就会停止跳动。”

库珀两眼注视着地面。他知道她是对的，但他就是不愿意承认。“我已经不怎么在晚上开车了，而且我对让什么人上车也很谨慎。”

“上星期四你一直开到了半夜，况且只要犯一点错误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库珀抬头望着一直伸展到湖边的清晰的地平线叹了口气说：“还有什么工作能让我付得起房租并且想干的时候就干，

不想干的时候就不干呢？”

“你不需要那该死的钱，”戴安娜大声说道，“不管什么时候你想上学，你手里的钱都足够让你完成学业了。”

“我告诉过你，那些钱是给你的，咱们两个人中你有抱负，有理想。况且我和罗尧拉的那个人谈过之后，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学校会要我。”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只是和一个政治观点和你不同的教授谈了谈就认为他们对你有偏见。”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似乎曾受到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天哪！那个家伙竟然认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几个思想家都是极端主义分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说过你的那些笔记里包含着三个硕士论文、也许是两个博士论文的萌芽。”

库珀摇了摇头说道：“我还是不知道我该去学历史还是哲学，而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跳出这个圈子。”

戴安娜停住脚步，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让他转过身来说道：“库珀，别再对我胡说八道了。”

在他转过头去遥望湖对岸的一刹那。他看到她的黑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戴安娜说，“是害怕。”

“是的。”库珀慢慢转过身来，扫视着整个长长的湖滨，最后又背对着她注视着公园、掉光了叶子的树木和远处那乱糟糟的城市。“你说的对，我是害怕变化。”他感觉到她走到他的身边，挽住了他的胳膊。一阵风在他们脚边扬起了雪花。“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在附近到处闲逛，每周开两三次出租，打打台球，出来到这里轻松一下。我喜欢读我想

读的书，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如果有什么感想就写下来。如果我去上学，这一切就都变了。到那时就该由别人来规定该干什么了。”

“一点点挑战不会伤害你的。”

他无话可说。他们继续挎着胳膊散步。他们走到桥墩后弯腰穿过电缆，走到了公园尽头。远处的摩天大楼耸立在寒风之中。他们在这冰的海洋上远离了人群。戴安娜搂住库珀的腰，将脸埋在他脖子上戴的围巾中，挡住了寒风。库珀搂住她说：“现在咱们有足够的钱供一个人去上学，那个人应该不是你，你已经有计划了。这样做我会很高兴的。”

他们听着冰块吱吱嘎嘎地轻轻响着。戴安娜抬头看着他：“如果我现在花你的钱去上学，你能为我做一件事吗？”

库珀点点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不再开出租车。”他说道。

黑 幕 “是的，别再开出租车了。有那么多不会使你被枪杀的事情可以做，挑一个吧。”

库珀眺望着冰冻的湖泊的对岸，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一阵凄凉的感觉掠过他的全身，但同时他又恍惚觉得如释重负。他想自己也许会喜欢过那种不必总是担心被枪杀的生活。“好吧，我不再开出租车了。”他感到她的胳膊搂紧了自己，这是她惟一的回答。他还是觉得自己老了，但突然他不再感到悲伤。

他们默默无语穿过公园向北走了回去。当他们离开公园向咖啡店走去时，库珀说道：“也许得过一阵子我才能不再开出租车。我在这里是从零开始，除了开车之外，我真想不出还能干什么。”

“每个人都会在中年时遇到危机。”

“中年，真该死！我是这世上年纪最大的小伙子了。”

他们坐在温暖的咖啡店里，里面的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气。戴安娜说道：“说到小伙子，你的朋友莫兰德给你打过电话，我忘了告诉你了。”

“莫兰德？他到底有什么事？”

“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我想是星期六。”

“我们两个都去？不是单身汉的聚会？”

“我想这次不是。也许他有女朋友了，或者也许他只是出于礼貌。”

库珀冲她笑了笑说道：“你不太喜欢他。是不是？”

戴安娜耸耸肩膀说：“他说话声音太大，酒喝得太多，而且还自负地认为自己是个玩弄女性的专家。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可以。”

库珀喝光了咖啡，耸耸肩膀说道：“至于你说的前两点，他不得不那样，他是个记者。至于说第三点，可笑的是他在那一点上很糟糕。”

黑
幕

“我会让你们两个自己呆着，我相信你不会惹麻烦的。”

“我知道，女人都讨厌看到他们的男人和莫兰德这样的人鬼混，”库珀笑着说，“但他也有他的长处。”

“比如呢？”

“他的台球打得很棒，他认识市里的每一个人，还有……”

“还有什么？”戴安娜笑了起来。

“还有他总能引人发笑。”

聚会是在北绍尔的一所布局零乱的小房子里举行的。这所房子在谢里丹路上的一条蜿蜒蜿蜒的小巷尽头，小巷入口的两边是一条长满灌木的沟谷。莫兰德将车开得飞快，而且技术也还过得去。他向库珀描述着等待着他们的奇迹。这所房子属于库珀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房地产投资商，莫兰德说这位商人和一位政界要人关系密切。莫兰德说道：“他是精华中的精华，拥有金钱和权力，据说还有漂亮的女人，而且还有我们这些记者围着他转。”

莫兰德所在的报社的编辑认识这里的主人，是他邀请莫兰德来这里的，而且告诉他再带一位客人。“因为现在我没有合适的女朋友，老弟，所以我想到了你。我想像你这样的乡巴佬或许会愿意看看上层人士是怎么生活的。”

“你带我来会让别人说你闲话的。”

“这根本不是什么该死的工作聚会，麦克利什。没人会认识我们。我们是来这里做社会调查的。我想你会在这里找到乐趣的。”

黑
幕

小巷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私人领地，不得擅自进入”。莫兰德径直将车开上了私人车道，就好像他每个周末都要拜访一些百万富翁似的。这所房子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房间的装饰不仅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还很有品位。房子的前门两侧装饰着石柱，一位看上去很结实、面色红润的白发男人懒洋洋地靠在门厅里。莫兰德和库珀在这个男人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他们冲他点点头，将大衣交给一位穿制服的女佣，然后走进了这座喧嚣的大厦。

华丽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大声说话的男性和浓妆艳抹的女性。一间有高高的拱顶而且又通风的起居室里有一扇拱形的

窗户，白天从这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湖泊。莫兰德在这里截住了一位身材矮小的胖男人。这个男人长着毫无光泽的浅黄色头发，一张营养过剩的圆脸和一对神经质地转动着的眼睛。莫兰德介绍道：“这是我的编辑杰伊·梅西。杰伊，这是我的老朋友库珀·麦克利什。”

库珀和他握了握手，他看到杰伊的眼睛在莫兰德和自己之间转来转去，就像在柱子之间跳动的弹球似的。库珀看得出他感到很纳闷。“很高兴见到你。”梅西拍拍莫兰德的胳膊走开了。库珀和莫兰德拿了点喝的东西，然后站在起居室的边上看着周围的一切。

“我敢肯定那边是金·凡·休顿。”莫兰德说道。

“是皇室成员吗？你该早点告诉我，我会打上领带的。”

“不是，那只是他的名字。不过他确实和皇室很亲近，或者也许甚至可以说他是被奉若神明的人物。他是一位分区律师，简直是老谋深算。他确实是个人物。”

“你说的是那个戴着假发的身材矮小的男人吗？”

“就是他。”

“和他聊天的人是谁？”

“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库珀可以从莫兰德的语调里听出来他已经对那个律师不感兴趣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麦克利什，我一看到这种类型的女人就会语无伦次。”库珀越过莫兰德的肩膀看到一位灵巧的金发女郎站在这明亮而拥挤的房子的另一头，而莫兰德的眼睛一直在追随着她转动。她穿着一条光滑的裤子，裤子紧紧地裹着她那结实而浑圆的臀部。她的头发设计得很有艺术性。让人感到她充满了活力。由于她那鲜红的指甲很长，所以她将香槟酒杯换到另一只手

中时显得有点困难。“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莫兰德说道。

“明白了。”库珀看到金发女郎踩着细高跟鞋摇摇摆摆地走向一位身穿黑西服的大个子男人。她张开双臂和那男人拥抱在一起，然后冲他嫣然一笑，似乎在向他暗示他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变得完美无缺。

“那是怎样的女人呢？你怎么看？”莫兰德端着酒杯死盯着那女人说道。

“艳丽但却庸俗？”库珀暗示自己的观点。

莫兰德双臂抱在胸前说道：“没错，确实是这样，你说得很精确。这就是我喜欢的女人。”金发女郎和那男人开始调情。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莫兰德将库珀拉到一边说道：“走吧。趁我还没哭出来，咱们还是赶紧去采访那些名人吧。”

这所房子非常大。库珀原以为已经走到头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角落里还潜伏着新的房间，这使他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从起居室穿过人群走进一间小巧舒适的书房，这里到处都是喜欢喝酒的人们，他们四个一组坐在长沙发上。“看见那个快从沙发上摔下来的老头了吗？那是塔克尔，在格林洛德他们根本没办法发现他有什么违法的地方，没人知道他是真的诚实还是太精明了。”

“也许他有个很精明的管家。”

“有可能。”

“如果他喝那么多的酒还能周密地考虑问题的话，任何时候我都会投他一票的。”

“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一帆风顺。哎呀！那边站在一起的是这里的男女主人。他们在一起可真少见。摄影师在哪儿

呢？”莫兰德俯身看着角落里的一群人，其中处于显著位置的是一对夫妇，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男主人又高又瘦，头发灰白，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另一只手端着一只高脚杯。女主人是一位黑皮肤、头发用染色剂处理过的金发美人，她已经不再年轻了，但却保养得很好。“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库珀说道。

“这是里吉斯·斯万森和他的妻子，她出嫁前叫阿斯特丽德·哈伯。你知道吗，斯万森是赫赫有名的律师。那个角落里聚集的金钱比你所能见到的要多得多。”

“他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据说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斯万森有许多情妇，这件事早已臭名昭著。而阿斯特丽德则忙于政治，根本就不是她丈夫寻欢作乐的伴侣。梅西曾告诉过我，促使他们继续呆在一起的惟一理由是离婚的代价太高了。”

“在我看来他们像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他们很富有，麦克利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幸福呢？”

莫兰德领着库珀穿过一道拱门，来到一间光线暗淡而安静的殿堂里。一个由黑色大理石作桌面的吧台充当了祭坛。在吧台对面宽阔的壁炉里，木头嘶嘶叫着，火花四处飞溅。一个围屏挡住了火花，不让它们落在了一块颜色很陈旧的小地毯上。两个身穿白色上衣的年轻人在吧台后面一声不吭地麻利地干着活，六张铺着皮垫子的高脚凳上都坐满了人。在这个房间里人们谈话的声音更低了。莫兰德把库珀领到一个角落里对他低声说道：

“你看，麦克利什，那边是上诉委员会的主席，他正和库

克县的两名委员以及伊利诺伊州制造商协会的主席谈话。这个房间里聚集了这么多有权势的人物，我都快要昏过去了。”

“那你最好还是再来一杯吧。”库珀看到莫兰德侧身看着吧台。

“好主意，我真高兴把你带来了。”

莫兰德悄悄走到吧台边上，满脸堆笑看着高脚凳上坐着的人们，但那些人根本没理他。库珀抿了一口啤酒，看着角落里的中年政客，他们都带着那种恩赐别人的温和的笑容。他们中间有三个头发灰白的白人，另一个是高大魁梧的留着黑胡须的秃顶黑人。

莫兰德回到库珀身边继续给他介绍这些人。“麦克·海尔斯顿经常成为这类聚会上惟一的黑人，不过我想他对此从来就没有厌倦过。”莫兰德顺着库珀的眼睛低声说道，“尽管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是库克县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对里吉斯·斯万森来说，他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库珀说道。

莫兰德举起酒杯说：“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呢，麦克利什？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会花更多的钱去买衣服。”莫兰德随便说道，但库珀明白这句话却有不同含义。库珀穿着洛杉矶的一个垂死的墨西哥赌徒遗留给他的一双鳄鱼皮牛仔靴来配他的花呢上装和最好的牛仔褲。

莫兰德冲他笑了笑。他只穿着一件海军蓝的粗花呢茄克，里面是细条子衬衣。没打领带。“你看上去真是棒极了，真像是个搞同性恋的。提防着点那些家伙，否则你就无法脱身了。你看上去就像是万宝路广告上的那种人。你会让他们

发疯的。”

库珀微笑着看着莫兰德，他和莫兰德在一起时总是带着这种笑容。“莫兰德，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和富翁以及有权有势的人们交往，然后偷走他们的女人。”

库珀看了看角落里的那四个人说道：“如果我能有他们那么多的钱，我就知足了。”

“那些人可都是精英，”莫兰德叉开腿，鼓起宽宽的胸脯说道，“我跟你说过，杰伊认识这里的男主人。杰伊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抬出名人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了，而他经常提到的人就是里吉斯·斯万森。不过我想杰伊邀请我来是因为他对我感到有点内疚。”

“内疚？”

“是的。杰伊上周逼我交出了一个很好的报道。后来他躲了我好几天，根本不敢正眼瞧我。所以当我前几天悄悄溜进酒吧坐在他身边时，他还以为我要为那件事跟他计较，所以在我开口之前他就问我是否愿意来参加斯万森每年都举行的盛大的圣诞聚会。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安慰我。”

黑
幕

库珀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很好。那你为什么请我来呢？”

“看在上帝的分上，因为我想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莫兰德摊开双臂，手中的伏特加酒泼到了地毯上。“难道你对这里的一切不感到惊奇吗？”

“我正努力使自己有这种感觉。”

莫兰德和他碰了一下酒杯，喝了一口酒，然后说道：“另外，我也想和你谈谈。”

库珀也喝了一口。“什么事？很特别吗？”

“是的。咱们去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吧。”莫兰德领着库珀穿过远处的一扇门走出酒吧，沿着一条上面有阳台的走廊走去。他们来到了一间日光浴室，库珀估计这里是房子的后部。已经有几个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了，周围环绕着种在大肚陶罐中的热带植物。透过玻璃墙库珀可以看到房间的灯光照在外面的雪堆上。尽管有大量的玻璃，这间日光浴室仍然很暖和。库珀心想有钱人根本就不需要为取暖费发愁。

莫兰德将一把柳条椅从瓷砖地板的那边拖到沙发旁边。他坐下时椅子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他招手叫库珀到沙发这里来。

“坐下听我说。”莫兰德宽阔的额头和嘴唇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一根头发翘在头顶，非常引人注目。他俯下身子靠近了库珀。“告诉我，”他喘了一口气说道，“你收到过死亡威胁吗？”

黑
幕

库珀眨了几下眼睛说道：“没有。他们对我总是漏过这个环节。有人给你送用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拼成的便条了？”

“没有。我接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电话，而且我的厨房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库珀喝了一口啤酒问道：“有多可怕呢？”

“有人叉死了我的猫，我猜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

“叉死的？”

“用一只烤肉串的钎子叉穿了猫的身子，然后又用力把它钉在了门上。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从门上弄了下来。”

“哇，这只猫真是倒霉。”

“我迟早也会这么做的，麦克利什，我讨厌那只猫。让